

打入军统的女情报英雄虎口历险

她 18 岁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她和同事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并把这些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她 19 岁被捕,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她却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她被关进集中营 4 年零三个月,但她从来没有动摇过,最终为共和国的建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就是我党的女情报英雄张露萍。

►张露萍(左)和战友



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 年,16 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 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

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在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

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1939 年 10 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对她的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 18 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暴露

从 1939 年秋到 1940 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

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

同年 4 月,设在天官府街 14 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 4 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查,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

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 1940 年 4 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戴笠一纸密电将她杀害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

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 50 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我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 50 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但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获。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 19 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将“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 7 人死刑。

1941 年 3 月,张露萍等 7 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 年 6 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未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 7 人一同杀害。

时锋《文史春秋》

无知少年手刃无辜女孩只为借死

3 月 24 日,广东省韶关市浚江区十里亭派出所接待了一名投案自首的青年人。他自称四川省广元市农民康显清,十年前杀害过一名无辜女孩,受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节目的启迪,前来投案自首。十里亭派出所迅速与广元市警方取得联系,核实了康显清所说的那起凶杀案。

3 月 28 日,广元市警方从韶关将康显清押解回四川,并迅速办理此案。办案民警惊讶地发现:十年前,当时仅有 17 岁的康显清血刃无辜女孩,竟然是为了借刀寻死。

为躲父亲离家出走

1980 年 3 月 23 日清晨,康显清在广元市坝区晋贤乡一个偏僻的小村降生了,父亲康祥坤弟兄 3 人,只有康显清这个独生男丁。康家人,特别是康显清的爷爷奶奶万分宠爱他。由于过分宠爱,康显清越来越骄横不听话,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不愿意到学校好好读书,甚至辱骂批评教育他的老师。这时,康祥坤才下决心管教儿子,只要儿子不听话或者不好好上学,康祥坤就拳脚相加。

1992 年 2 月底,康祥坤经亲戚介绍来到广元市某烟草公司做了门卫。康显清离

开了父亲的管束,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根本就不去上学,整天与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在一起,学到了很多坏毛病和恶习,并经常打架斗殴,给家里惹了不少事端。

为了管教儿子,无奈的康祥坤只好将妻子和儿子于 1994 年 11 月 3 日接到了自己身边。妻子到一家小旅店做了保洁员,儿子则在门卫室为他做帮手,实是为了便于看管他。康显清天天闹着要出去打工,想脱离父亲的视线。无奈之下,康祥坤在广元市城南的一家汽车修理厂给他找了份修理工学徒的工作,想用工作拴住儿子的心。谁知,在汽修厂做学徒不到三天,康显清就从汽修厂不辞而别,从此音信全无。

从 1995 年 1 月到 1996 年 2 月,康祥坤为了寻找儿子,先后到广州、浙江、新疆和北京,耗费上万元,却没有得到儿子的丝毫线索。

只认富贵不认爹娘

1996 年 10 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康祥坤路过广元市东坝滨河路休闲长堤时,突然,一个眼熟的背影映入了他的眼帘,他飞奔过去,看到坐在石桌上悠闲品茶的是自己历尽艰辛寻找的儿子康显清。他抑制不住惊喜快步跑过去,亲热地拍了拍康显清的肩膀说:“儿子,爸终于找到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奇怪的是,儿子看了一身旧工作服的康祥坤,并没有理睬他,而是慢慢拿起放在石桌上的墨镜戴上,才抬起

头来说:“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

康祥坤见儿子不认自己,十分生气,他拽住儿子的胳膊就上了一辆三轮车,很快来到了烟草公司门卫室。康祥坤的妻子正好在门卫室,她一见康显清,惊喜得说不出话来: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康显清开口就说:“这个女人是哪个哟?我不认识她。”听到儿子装腔作势地这么说,老康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啪!”的一声就给康显清一个耳光:“你这个畜生!亲生母亲都不认了,你还是人吗?”烟草公司的一群老职工把这一幕看在眼里也十分生气,他们对康显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面对越来越多的压力,康显清才不得不叫了声:“妈。”

原来,康显清觉得汽修厂的工作太累就逃跑出去,他在广元火车站爬上一辆北行的货物列车,这列车一直开到新疆才停下来。他走时身上就没带一分钱,只好在站台上捡垃圾食品吃。一位好心的铁路职工发现了,问他是哪里人要送他回家。他却撒谎说,家在四川,因为发生火灾,父母被烧死,又没有其他的亲人,他只有出来讨饭吃。铁路工人十分同情地收留了他,并安排他当了一名巡道工,每月工资 500 元。一年后,康显清有了近 4000 元积蓄,他没有向那位好心的铁路工人辞别就悄然回到广元了。虽然这时身上只剩下区区 3400 元钱,但康显清却认为自己是有钱人了,做门

卫的家长有辱他的“身价”,不想认自己的爹娘了。

效仿好汉打算自尽

康显清回家后,康祥坤为了为他找份工作,四处奔波,可又轻松又体面的工作却一直没有着落。无奈,康祥坤只得又去儿子曾经工作过的那家汽修厂给老板求情。当时,汽修厂也正缺人手,老板答应康显清继续回去上班。谁知,康祥坤将四处求人找到的这份工作告诉儿子时,康显清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去汽修厂上班。康祥坤窝了一肚子的火,想到儿子已经 17 岁,既不读书,也不愿干活,整天呆在家里吃闲饭,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他喝令道:“三天以后,你必须到汽修厂去上班!”1997 年 4 月 1 日,他给儿子下了最后通牒:“不去!就不去!”康显清的态度也十分坚决。“不去,老子打死你!”康祥坤更加强硬。

4 月 3 日晚上,康显清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与父亲争吵后,从门卫室跑到街上,他又去看了几部港台武打录像片,录像片中的好汉或跳崖或自杀,或拔剑自刎,那是何等的大气凛然。他想,与其让爸爸用绳子捆去汽修厂上班,让那人笑话,还不如像那些豪杰们一样自杀了痛快。于是,他拿出水果刀刺向自己的胸膛,虽然只划破了点皮,但已经让他疼痛难忍,他自己下不了手。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白天,他看到在烟草公司职工食堂打工的胡晓峰的朋友刘亚丽来了,当晚

就住在胡晓峰长期租住的烟草公司招待所 509 号房间。他想,把那女人杀死,明天警察一定会来将自己抓起来枪毙,这样死就不用自己下手,多痛快。

亡命天涯自首收场

1997 年 4 月 4 日凌晨 5 点左右,胡晓峰就起床了。胡晓峰住的烟草公司招待所 509 房是一个单间,门上使用的是碰锁,只要出门时随手将门一关,门就会自动锁闭。由于担心打扰刘亚丽睡觉,胡晓峰将门轻轻一掩就走了。

胡晓峰出门后不久,康显清就鬼鬼祟祟地来到 509 号房门口,他轻轻一推,门就开了。虽然动作很轻,但还是惊醒了睡梦中的刘亚丽。“晓峰,你回来了吗?”她轻声问。康显清没有理会问话,快步走到床边,猛地扯开了她盖在身上的被子。

“你是?”刘亚丽吃了一惊:“你要干什么?”“是我。”刘亚丽听出不是胡晓峰的声音。睁开眼睛,认出是楼下守大门的老康的儿子康显清。“康显清,你要干啥?”“你不要吼,再吼我杀了你!”“快滚出去!不然,我就喊人了!”

“喊啊!我就是来杀你的!”说着,康显清就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向刘亚丽胸部刺去。鲜血顿时喷涌而出,刘亚丽一边喊救命,一边起身欲向外跑去,康显清接连向刘亚丽胸部猛刺 7 刀,可怜刘亚丽很快倒在了血泊之中。

看到刘亚丽浑身是血,躺

在地上不省人事,康显清感到一阵后怕。他脱掉血衣连同水果刀一起丢进了四楼的厕所里,慌忙逃出广元城区,赶到下西坝火车站爬上一列南去的货物列车。

这列货物列车开到云南昆明北货场才停了下来。康显清不敢进城,也没钱坐车逃往其它地方,他只好盲目地顺着铁路,有时步行,有时爬货车,实在饿了就在铁道边捡垃圾食品吃。就这样,他沿着铁路从云南昆明经广西,过湖南,走江西上江苏,转道浙江、上海、安徽、河南、湖北、四川和陕西,辗转 3 万多公里。他先后在砖厂打过砖坯,修过公路,帮人养过猪,在烧烤店杀过鸡,还帮人种过蔬菜。

在康显清逃亡流浪的近 10 年中,他从没有看过电视。今年 3 月 12 日,他偶然从别人家的电视里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节目里,讲述一个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节目,这档节目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他想知道自己犯的罪有多重,按法律要判多少年,是否有判死刑的可能。于是,他走进了书店买来《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书籍查询。他惊讶地发现,法律对未成年人和自首情节有从宽处罚之规定。他认识到,如果继续逃亡下去,自己生不如死,一旦被认出,将会受到更加严厉的处罚。只有去投案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走进了就近的十里亭派出所……

(本文人名化名)(谢绝转载和网载) 龙运宏/文